

追梦的人

——《明清以来蔚县庄堡寺庙调查与研究》序

齐东方

蔚县，古称蔚州，位于燕山、太行山、恒山交汇处，因位置险要、地势雄奇，是中国古代长城的重要节点，依托长城形成了融古堡、古寨、寺庙、民居等多位一体的古代聚落，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堡寨文化，蔚县也被评为中国历史文化名城。本书对蔚县区域内的堡寨、寺庙（戏楼）、民居建筑进行了系统调查，以考古学、历史学、古生物学、社会史等多学科的手段开展研究，试图构建起以村落为单位的蔚县明清文化史。

人，能为了坚守，在无数个日日夜夜，做一件自己感兴趣的事，不留神却后患千秋，也许是偶然，也许是必然。这是我看到《明清以来蔚县庄堡寺庙调查与研究》书稿后首先涌出的感慨。这需要一种近乎疯狂的痴迷，艰辛、毅力都不在话下，言语中的回答，永远是轻描淡写——喜欢！为什么喜欢，还说不出来多少理由，也没有精准的答案，就是去做而已。这部著作的三位作者，是我的熟人，都是那种疯狂的痴迷者。认识尚珩较早，记得是二十多年前，山西大学考古系要做长城调查，我和山西大学王银田教授说，我想参加。他对我说，我校有个刚入学一年的学生，叫尚珩，喜欢爬长城，是北京人。当年的暑假，尚珩就来到了我家，还带着电脑。我给他看了大量我爬过的长城的照片。然后，他打开了电脑，给我看他爬过的长城，令我大吃一惊，那是大量的照片，小小的年纪，怎么可能去过那么多地方！而且有些地方十分险峻。他告诉我，十几岁上初中时就开始和爷爷爬长城，后来和驴友一起爬长城，原来如此。如今他进入大学，开始科班考古了。尚珩硕士毕业后，去到了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现北京市考古研究院）工作，爬长城仍是他的业余爱好。不过随着对长城理解的加深，他还关注到长城附近的军堡、民堡。科班毕业就是不同，他记录、拍照、绘图很专业。喜欢、爱好的动力不可思议。记得有一年春节，人们都在家过年，我俩约好去了蔚县考察，没想到大年初一，

吃、住的地方都关门了，风很大，天特冷，在我的大包裹里总是装着户外徒步用的炉头、气罐，两个人找了一处野外避风的方吃了一包方便面，当时很开心，快乐自己的傻，自己的憨，虽说自作自受，但痛并快乐着。就是那次，我知道了他经常跑蔚县，似乎有了明确的计划，一起的还有两人，是程长进和关琪。程长进是个猛男，当年户外爬山太狠，膝盖出了问题，改跑蔚县了，登高不大行，被调侃为“残疾人”，却依旧很猛。关琪长相很淑女，其实是个狠人，女汉子，翻墙登高从不含糊。三个人专业不同，走着三条平行线，但志趣相投，凑在了一起。这一碰撞对接，汇成了一股力量，产生了共振，如同组建了一个小乐队，在快乐中奔向了诗和远方。三个人一致行动，不再是演奏梦幻曲和追逐空想，他们的目的更明确，理想很大，要走遍蔚县的每个村庄，进行地毯式的调查记录。稍稍了解蔚县的人就会知道，那里有密密麻麻的古城堡，数不清的重要古迹，这可不是件容易的事，仅仅有激情是远远不够的，就凭他们三个人的“扫荡”？但我理解什么叫追求。追求会爆发出火一样的热情，而人生了不起之处，又在于持之以恒。就这样，月复一月，年复一年地坚持着。我不认为他们做这件事的起因是高尚的情操和宏大的志向，而是出自一种朴素的信念和激情，想把蔚县地面的历史遗迹现状记录下来，让记忆延续，让历史永存。我亲眼看过他们精神和体力的投入，心怀对传统文化的崇敬，为被破坏的古迹而愤怒，为新发现而欢呼。现在，他们终于完成了很难完成的计划，一部由上百万字、近2000幅线图、拓片、照片图像组成的专著呈现出来，令人唏嘘，可叹可赞。为什么说很难完成，又可叹可赞呢？这部大书，不是工作要求，不是国家项目，没有任何资助，纯属自觉自愿，是历时十多年才完成的！花这么大力气，耗费那么多时间，写此书有什么意义呢？这令我联想起了中国传统的地方志。在中



国早就有《尚书·禹贡》和《山海经》，据说是地方志的鼻祖。后来又有东汉会稽人袁康撰《越绝记》、晋常璩撰《华阳国志》等。为什么古人做这个事情？早在《周礼·地官·诵训》中就给出了理由：“掌四方志，以诏观事。”就是说要把所见的久远之事告诉人们，给君主、地方官提供资政辅治的参考材料。史志的编撰在隋唐以后发生了变化，主要是开始配图，叫“图经”或“图记”，即图、文结合。唐代有《元和郡县图志》，后因图亡，改名为《元和郡县志》，敦煌卷子中有唐代的《沙州图经》。以后各代编写史志的传统从未间断。

“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史志不仅算“官书”，也是“百姓”生活之书。历史上焚书不少，对方志却不烧或不敬，因此，浩如烟海的历史文献中，各地的地方志约占10%。为什么要说起方志？因为这部书似可归类于“方志”，由于作者们虽素养丰厚，严谨科学，但术业专攻不同，最初又是凭着兴趣和喜欢开始的，没有，也没必要遵循方志的传统去做，专写庄堡寺庙，而这些是如今看得见、摸得着的遗迹，就使得

这本著作有了独到之处。历史上许多方志都已亡失了，每隔一段时间，一般就要进行重修、续修，大部分内容抄录前代方志，修方志者也很少去全部实地考察。而这部书绝大多数都是原创，所记录的都是一步一个脚印踏查出来的。另外，如今各地也在编写方志，不隐晦地说，很多都带有浓厚的宣传色彩，空话套话很多。当然古人编志也有“资治、教化、存史”三大功能。然而古人编志还有“凡无考者不书，物产无用与泛者不书，仙释无稽者不书”，尊重客观的“三不书”原则。这部书是客观、翔实、准确的记录，“存史”没问题，也有“资治、教化”的功能。无论当作历史资料、地方年鉴、乡土教材，或者是旅游指南，都极具价值。可贵的是文字之外，配有大量的实测图、照片、坐标准确，是“活地图”。如果你拿着这本书去走蔚县，也许会发现有些古建筑或已重修或不复存在，却会庆幸书中的记录会让你怀古思幽。需要特别指出，书中的实测图必须要走遍整个遗址，照片也要一张张拍照，可以想象，偌大的蔚县，有无数城堡、寺庙，这是多么大的工程，来之不易。我曾经随他们去过几次蔚县。记得有一次是冬季，天气出奇的冷，我即戴着厚厚的手套手指也几乎冻僵，哆嗦地看着他们借着太阳的余晖，抓紧时间快速拍照测绘，为的是半夜赶回家，第二天照常上班。又记得有一次在一个破坏严重的老城堡，程长进指着一处断垣说那里肯定有老庙遗址，我将信将疑，走近一看果然如此，问其缘由，他说明清城堡北部都有真武庙，看来他们真是了解、理解极深，进入境界了，调查找到了“航标”，进而形成了“蔚县调查模式”。让我这个“老考古”不得不佩服。还记得在一处早已被用作堆放柴草的古戏楼，在他们的指点下，看到一些清末民国时的墨书、涂鸦，甚至有某戏班子上演曲目的价格，显示出当年生动的原生态民俗生活。这三个人在蔚县不间断地实地考察，正是蔚县快速发展时期，他们亲眼目睹了村村通公路建设，

旧村改造、房屋改造，旅游的升温，书中那些乡野间的“无保护”文物有不少已经消失了。也有一些城堡、寺庙和戏楼得到修缮，但同时也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破坏。从某种意义上说，这部书中有不少古迹，以后再写不出来了。

应该说，这是一部用时漫长、写作艰苦的书，但过程充满了情怀、毅力，还有快乐和故事。书的背后有热心老人的讲述，有提供线索、带路找寻的村民，有旅馆的老板，还有卖干豆腐的小贩。也有遇到迷茫、不解的眼神，甚至拿起相机拍照，细心打听村子里的“事”被当成“敌特分子”，而接受了当地政府盘查询问……我还是想强调，这部费时十多年的著作，完全是作者们利用节假日自费完成的，程长进的首辆私家车，底盘不知被蹭坏了几次。后来换的越野车，在一次一侧是长满灌木的土坎，一侧是笔直陡崖的窄路上，为了不车毁人亡，在开车进村方向的路上使劲向右侧靠，结果路边的灌木将右侧车门全部蹭破，返回时又将左侧车门全部蹭破。尚珩的车也不知大修过多少次。没有一部书是完美的，这部书收官后，我总觉得有些遗憾，真希望他们再出一本，把调查中的经历、工作细节故事，搞发明公布出来，那也是一部展现当代民情风俗、社会变化和人性佳作的。尚珩、程长进和关琪三人组之外，常常也会有不同的人跟着一起去玩，属于“打酱油的”，比如我。按规矩，参与者的饭费、住宿费、过路费、油钱都要各自掏腰包AA制，我有幸A过几次，所以要我写序，责无旁贷。最后我想说，十多年前我不认为他们高大上，但现在我觉得他们是真正的高大上了。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明清以来蔚县庄堡寺庙调查与研究》（全八册）
作者：尚珩 程长进 关琪
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3年12月

■读与评

玉器研究的扛鼎之作

——《金沙玉工Ⅱ：玉石琮工艺研究》

陈淳

继《金沙玉器Ⅰ：金沙遗址出土玉石琮研究》之后，由邓聪和朱章义主编、金沙遗址博物馆和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联袂打造的《金沙玉工Ⅱ：玉石琮工艺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是我国玉器综合研究的又一部力作。

本书以金沙遗址出土的十节玉琮为样本，采用实验考古学手段，以操作链的工艺技术路径为指导，重建了玉琮，特别是高琮从原料采办、粗坯切割、精坯成型、雕刻神化到使用磨损的生命史。尤其是作者高清晰度的微痕照片，将史前玉工对不同玉琮的毛坯加工、雕刻细节以及这些标本在使用过程中留下的痕迹展现给读者，并提出了玉琮手持与摆放两种可能的不同使用方式，为玉琮的制作和使用提供了极具感染力的视觉印象和可信解释。

本书的精彩之处是以小见大，以金沙的一件十节玉琮作为切入点，对我国出土的玉琮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梳理和比较。特别是作者对良渚玉琮的系统观察和分析，为鉴定金沙玉琮以及其他地点和时代出土的各类玉琮建立了一个科学参照系。因此，本书是一本中国玉琮研究无出其右的集大成者。

《金沙玉工Ⅱ》主要集中在玉琮的分析，其毫发毕现的微痕照片令人印象深刻。然而，《金沙玉工Ⅱ》的玉琮研究则更上一层楼，从玉璋片状的二维观察转向玉琮钻孔和外方内圆的立体分析，因此复制过程更具挑战性。长期以来，玉琮的圆孔，特别是多节高琮的钻孔一直是令人匪夷所思的现象。也许正是这种难以想象的穿透性和神秘性，使得玉琮被史前和上古人群奉为具有祭天礼地、沟通人神之神器的关键所在。

本书作者是首位尝试用实验来探索玉琮钻孔的学者，虽然书中介绍的实验过程和装备未必和古代工匠相同，但是他严格遵循了实验考古学的重要原则，即所用实验工具不能超越史前社会的生产力水平。虽然本书获得的成果未必是一种绝对的答案，但是在其他更佳方案被找到之前，它应该是目前最接近真相的办法。实验考古学的意义在于，考古学家面对复制器物所要解决的难题，也是古人必然会遇到的难题，因此解决这些困难的途径可以帮助我们体验古人在十分原始状况下解决这些困难的思路和技巧。它可以避免考古学家在没有任何感性认识的情况下贸然凭自己的想象来下结论。金沙玉琮的实验考古明显得益于作者在打制石器研究上的深厚功力。虽然打制石器和玉器加工在方法和制作过程方面有很大不同，但是熟悉石料破裂和磨损的特点是分析玉器加工技术和步骤的必要前提，也是将实验结果与考古标本进行比较的依据。因此，玉器的实验复制可以被视为打制和磨制石器研究的重要延伸，具有特别的学术价值。

微痕分析是了解石器使用方式与功能的一项重要手段，它突破了单凭器物形状来判断器物功能的弊端，成为石器研究方法的一座里程碑。而操作链被誉为“最具开创性和最重要的研究”，它为石器研究指出了崭新的方向，并应当作为无数探索的起点”。本书成功地将这两种方法运用到玉器的观察和分析之中。与石器研究



浙江吴家埠琮环上端方圆嵌套的几何形样线



金沙遗址出土的良渚式十节高琮

关注工具的使用方式和加工对象不同，作者用低倍法来观察玉器上留下的各种微痕，包括设计打样、锯片切割、沙绳切割、砾石打磨抛光、钻

孔、雕刻与各种使用痕迹。正是根据这些微痕分析，作者成功地找到了玉琮从毛坯加工、经雕琢装饰到使用破损及手持磨灭的各种证据，为我们破解玉琮之谜提供了大量宝贵和关键的信息。

在操作链的分析中，作者特别关注玉器作坊出土的半成品，并从吴家埠出土的一件玉琮坯件上，找到了重建玉琮加工步骤的钥匙。在江浙考古学同人研究的基础之上和启发之下，作者观察了这件玉琮上遗留的沙绳切割、磨平修整和外方内圆的样线，深入分析该玉琮坯件设计和打样的方式，并判断这件玉琮处于从粗加工到精加工的阶段，并据此重建了玉琮设计和制作的全套工序。

本书还用相当笔墨介绍了作者自己设计的实验工具，其中竹管和芦苇分别被用于玉琮的钻孔和神徽圆眼的刻画，水晶柱作为细部雕琢的刻刀，并得到了与出土器物同样的效果。作者特别介绍了砾石轴承的发现和用法，并以微痕照片对其使用的方式和强度加以论证，并将这类轴承的地理分布与史前玉环和玉块的加工联系起来，证明了史前简单机械轴承的存在。

本书的视野并没有局限于玉琮工艺技术的重建，而且对其社会价值和象征意义做了深入探讨。玉琮作为史前社会的祭祀法器，具有厘定身份和象征等级地位的功能。因此，玉料的优劣、体量的大小、加工的精细程度以及琮的分节在当时的社会里很可能象征着或彰显了拥有者的地位和权力。玉琮这类非实用的象征性显赫物品，是权力和地位的物化表现。在探索史前复杂社会的管辖区制、政体运转和聚落等级上具有巨大的潜力。它也为了解早期文明向外的辐射能力提供了极具价值的参考标识。

对于玉琮这类具有神权特点的器物，作者还从红山文化三环石坛的天文学探索得到启发，认为玉琮一方二圆的造型也蕴含着三方三圆的宇宙观，表现出方圆嵌套、天人合一象征性。虽然古人的宇宙观在没有文字记载的情况下很难予以证实，但是这种分析仍然比较契合古代文献中提到宇宙“天圆地方”的说法。

金沙玉工两册巨著奉献的成果，也是中国学界合力探索重大课题的榜样。我国出土的玉璋和玉琮分布在许多不同单位或专家的手里，要做到全面观察、分析和比较实属不易。但是出土和拥有这些玉器的单位和专家，都能够欣然为作者提供标本进行观察和拍摄，他们之间相互交流的观点和意见，也充分体现在本书的成果之中，这种无私合作是本书得以成功的关键保证。因此，《金沙玉工Ⅱ》不仅将考古的玉器研究推进到一个崭新的高度，也标志着我国学者在合力探索共同课题上达到的一个新境界。金沙玉璋和玉琮研究的成果，应该成为我国考古学各种专题研究的榜样。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

《金沙玉工Ⅱ：玉石琮工艺研究》
作者：邓聪 朱章义
出版社：四川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2年12月

■作者心语

讲物说词话历史

——《一词一世界》后记

齐吉祥

我当年在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国通史”展厅（中国国家博物馆“古代中国”展厅的前身）讲解词来源的时候，有时会涉及一些名词，而且名词的来源或者本义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如贝币引出“宝贝”、青铜器的铸造引出“模范”、度量衡器引出“衡量”或“权衡”，这里既有知识性，又有一定的趣味性，观众很感兴趣。然而，由于受讲解内容的限制，无法对涉及的名词进行展开讲解，所以我只能点到为止。一些观众觉得意犹未尽，往往在讲解结束后，找我就一些词语的生成、使用、变化以及衍生的故事进行探讨。大家探求传统文化知识的热情使我深受感动，于是我渐渐萌生一个想法：何不结合考古发掘、文物知识和历史典故，将这些词语做进一步的挖掘、梳理，既说明一个词是怎么产生的，又自然导出它紧密相关的文物、历史知识，就像微缩景观中见大似的，通过一个词，讲出一个饶有趣味的故事。

心动就有了行动，我开始着手选择、积累相关资料，并于2012年进行了尝试。当时人民教育出版社主办的《小学语文国学》（原名《少儿国学》）杂志向我约稿，我便写了“宝贝”“锦绣”“度量”“模范”这4个词。当年虽然只写了4篇，但我基本厘清了思路、结构，同时也得到了相应的肯定，坚定了继续写下去的信心。非常幸运的是，《奇妙博物馆》期刊问世，为拙作提供了一个极好的平台，加之睿智而热诚的高雅等编辑精心设立了《一词一世界》这个栏目，于是，一篇篇讲物说词话历史的小文章也就陆续和广大读者朋友见面了。

常言道：“说着容易做着难。”把一个词讲明白，看上去只有几千字，却往往要花费一个星期才能完稿（当然每天并非全力以赴），什么原因呢？

首先是选词的难度。因为是立足于文物讲词话，即讲物说词，讲的都是与文物有关的故事，这就有一个选词的问题，从海量的词语中选取合适的词并非易事。另外，为了增加可读性，还要尽量选取那些衍生了新含义、甚至和原义有巨大差异的词，如“城市”“矛盾”“大驾”“计较”等，这就更增加了选词的难度。因此选词就耗费了不少时间。

其次是涉及的知识领域非常广泛，如建筑、冶金、纺织、农耕、酿造、天文、体育、绘画等，是实实在在的知识小百科了。然而，其中有不少知识，自己也是一知半解，缺乏积累的厚度。可是既然要讲，就不能有半点含糊，尤其是给青少年朋友看，更不能有什么差错。不过，我相信“勤能补拙”，一字一句都求真推敲，为了弄清楚一个细节，我常常翻书、查阅考古发掘报告到深夜。向行家求教更是必不可少，写“琢磨”这个词时，我三番五次就琢玉的工具和操作方法，请教当代的制玉大师，甚至到现场考察；写“牺牲”这个词时，我向天坛公园原总工程师讨教祭祀的规章制度……

还有一点更增加了写作的难度。启功先



生为北京师范大学题写的校训是“学为人师，行为世范”。“人师”就是要既授业，又传道。本着这种精神，我在写每个词的时候，除了讲述相关的文物知识、人物故事、历史典故，还会注意立德的内容，而且要求行文一定要顺理成章，要很自然地恰当地融入这方面的内容，决不可生拉硬扯，人为地拔高、戴帽。比如讲“规矩”，提醒读者在社会上要依照一定的规则行动，守法不逾矩；讲“火候”，从工匠们的技艺，引申出熟能生巧的道理；讲“牺牲”，自然将缅怀革命先烈的丰功伟绩、培养爱国主义精神融入其中。更多的内容则是通过讲述我们祖先的智慧才智，通过中华民族对世界文明的贡献，让读者增强文化自信和民族自豪感。

最后，我要由衷地表达感谢之情。感谢高雅等编辑朋友，他们认真地审阅我的每一篇文章，有的内容加了小标题，使全文条理更清晰，更易被读者接受，同时还考虑了词语之间的关联性，整本书的系统性等。相近的词语尽量放在一起，如涉及古代军事方面的“符合”“干戈”等，政治方面的“冠冕”“牺牲”等，农业生产方面的“耕耘”“五谷”等，手工业制造方面的“成绩”“镀金”等。感谢为每一篇文章精心绘制插图的画家朋友，他们精准地捕捉到绘图内容，予以生动形象的表现，大大提高了文章的可读性和趣味性。尤其要感谢我一向尊敬的李行健先生，他是语言文字研究的领军人物，他主编的《现代汉语规范词典》在社会上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我实在是出于对大家的仰慕，才斗胆请他在百忙之中为这么一本薄薄的小书作序。李先生既然应允，他在字里行间对拙作给予了高度的肯定，这不仅大大地为本书增色，对我本人更是一种激励和鞭策。未来，我还会继续写下去，将更多词语的故事奉献给读者朋友。

《一词一世界》（全2册）
作者：齐吉祥
出版社：新蕾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4年2月